

没有你

什么都不

甜蜜

Jón Kalman  
Stefánsson

[冰岛]

约翰·卡尔曼·斯特凡松  
著

李静滢  
译

HIMNARÍKI  
OG  
HELVÍTI



[冰岛] 约恩·卡尔曼·斯特凡松 著

李静滢 译

# 没有你，什么都不甜蜜



Himnaríkí og helvíti

by Jón Kalman Stefánsson



九州出版社  
JIUZHOU PRESS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没有你,什么都不甜蜜/(冰)约恩·卡尔曼·斯特凡松著;李静滢译.—北京:九州出版社,2017.1  
ISBN 978-7-5108-5004-2

I. ①没… II. ①约… ②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冰岛—现代 IV. ①I53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11462号

Himnaríki og helviti by Jón Kalman Stefánsson  
Copyright © 2007 by Jón Kalman Stefánsson  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eonhardt & Høier Literary Agency A/S,  
Copenhagen.  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7 by Beijing Xiron Books Co., Ltd.  
ALL RIGHTS RESERVED

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01-2017-0547

## 没有你,什么都不甜蜜

---

作者	(冰)约恩·卡尔曼·斯特凡松 李静滢 译
出版发行	九州出版社
地址	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(100037)
发行电话	(010) 68992190/3/5/6
网址	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邮箱	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刷	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
开本	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
印张	7.75
字数	127千字
版次	2017年5月第1版
印次	2017年5月第1次印刷
书号	ISBN 978-7-5108-5004-2
定价	45.00元

---

我们几乎融入了黑暗



群山屹立，俯视着生命和死亡，俯视着密密麻麻挤在岬角的这些房屋。我们住在碗底般的谷地，白昼消逝，夜晚来临，一切都沉入幽暗的静寂。紧接着，星星亮了。星星在我们头顶上空闪烁着永恒之光，仿似在传递紧要的消息，但那消息是什么，又是谁发出的？他们想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？或者，可能更为重要的是，我们想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？

我们所剩的没什么与光明相似。我们离黑暗更近，几乎融入了黑暗，存留的仅有记忆和希望，而这希望实际上已经变得木然，它日益麻木，很快就犹如不再燃烧的星星，一块暗黑色的石头。然而对于生命，我们略有所知，对于死亡，我们也略有所知，甚至能就此谈论一番：我们一路走来，就是为了接近

你，为了让命运拉开序幕。

我们想讲述的是那些生活在我们那个时代的人，时间是一百多年前。那些人于你而言仅仅意味着倾斜的十字架和损毁的墓碑上的名字，生命和记忆都被时间的律令无情地抹去了，这正是我们想改变的。我们的话语就如同肩负残酷使命的救援队伍，要把以往的事和已故的人从遗忘的黑洞中解救出来，而这并不容易。在完成任务的路途中，它们可能会发现一些完备的答案，从而在一切都太迟之前带我们离开这里。就目前而言，这已足够。我们会把那些话语传递给你。那些茫然无措、四下分散的救援者并不清楚自己能否完成任务，所有的指南针都已损毁，地图已翻烂或过时，不过你仍应该迎接它们的到来。尔后我们会看到发生了什么。

男孩，  
大海，  
《失乐园》





这发生在我们还真实地活着的年月里。三月，白雪的世界，即使不是纯白。这里从不会只剩白色，不论下了多少雪，哪怕天空和大海冻在了一起，寒冷穿透梦想安家的心脏深处，白色也从未赢过。雪一落下，悬崖峭壁就会把白色撕裂，它们黑如煤炭，突兀地出现在白色的世界里。男孩和巴尔特走出村子，黑色的悬崖兀立在他们头上。那村庄是我们的来源和归宿，是世界的中心。世界的中心，这种想法可笑而又令人自豪。他们轻松地走着，年轻的双腿，燃烧的火焰，但他们也在与黑暗赛跑。这样说或许是恰当的，因为人类生活就是一场与世间的黑暗、背叛、残酷、怯懦永恒的比赛。这比赛经常显得如此无望，可我们仍然在跑，与此同时，希望也继续存在。当

然，巴尔特和男孩只想超过天黑或暮色，把它击打在小屋前。渔民的小屋。他们有时并排走着，目前来看这样再好不过了，因为并排留下的足迹标示着团结，可以让人生不那么孤独。

不过，他们所谓的道路通常只不过是一条蜿蜒狭窄的小径，如同雪地上冻僵的蛇。男孩只能紧盯着巴尔特的鞋后跟、他背上的皮袋、他乱蓬蓬的黑发、他宽宽的肩膀上稳稳立着的脑袋。他们有时要穿越满是石头的海滩，从崖壁危险的山路上爬过去。最难走的是“不可逾越之地”，那里有一条固定在岩石表面的绳索，上方是陡峭的山崖，下方是矗立着的石壁、汹涌的绿色海洋，还有一条三十米长的瀑布。山崖插入空中，差不多有六百米高，山顶云雾缭绕。一边是大海，一边是险峻的高山，实际上这就构成了我们的整个故事。当局和商人或许会掌管我们困窘的日子，但山和海掌控生命。它们是我们的命运，或者说有时我们会这样认为。倘若你几十年里都在同样的山下醒来和睡去，倘若你的胸膛曾在我们的小船上随着大海的呼吸一同起伏，那么你肯定也会有这样的感受。几乎没有什么能比晴好的白天或澄明的夜里的大海更美了，此时海在做梦，梦中洒满月光。然而，大海在掀起高出小船几十米的巨浪时一点也不美丽，再没有什么能比此时的海更让我们憎恨了。巨浪

砸到船上，我们就像快要淹死的小兽一样。然后一切都平等了——烂人和好人，巨人和矮子，幸福的人和悲伤的人。叫喊，一些疯狂的手势，之后就像我们从没存在过。死者下沉，血冷却，回忆化为虚无。鱼游过来，撕咬死者的嘴唇和肩膀，那嘴唇昨天还在亲吻和说出意味着一切的话语，那肩膀曾扛起最年幼的孩子。眼睛再也看不见了，它们沉在了海底。海洋是冰蓝色的，从不平静，一个呼吸着的巨物。大多数时候包容我们，然而有时不会，于是我们被淹没。人类的历史并不十分复杂。

今天晚上我们肯定要出海。巴尔特说。

他们刚刚穿过“不可逾越之地”，绳索没有断，大山也没有掷下石头杀掉他们。他们一起俯瞰大海，又仰望天空，在那黑暗来临之处，天空不再是无边的蓝色，空气中有夜晚的气息。对面的海滩更难辨认了，它仿佛已经向后退去，正在沉入远方；这片海滩从海边到沙丘几乎都是完美无瑕的白色，一如它那象征着冬天的名字——白色海滩。

是时候了。男孩回应道。他走得有点儿上气不接下气。距离他们出发已经过了两个小时。他们在德国面包店喝了咖啡、吃了蛋糕，停留了三次之后艰难地走出了村庄，在雪地里跋涉了两个小时。他们的脚湿了，当然会湿。那些年里我们总是湿乎乎的，

死亡会烘干他们。有人抱怨时老人就会说。老人有时什么都不懂。男孩调整了他的袋子，里面沉沉的，装着各种必需品。巴尔特没有动，他只是站在旁边看着男孩，打口哨吹出一段模糊的旋律，看起来一点也不累。妈的，男孩说，我喘得像条老狗，你却好像一步路都没走。巴尔特用他南方人的棕色眼睛看着男孩，咧嘴笑了。我们有些人的眼睛是棕色的。渔民从遥远的地方来到这里，几百年来一直如此，因为大海是座宝库。他们来自法国，来自西班牙，很多人都长着棕色的眼睛。一些人会跟某个女人把眼睛的颜色留下来，出海，回家或淹死。

对，是时候了。巴尔特表示认同。他们上次出海打鱼已是半个月之前了。先是狂风从东南方席卷而来，下了雨，躲过了落雪的地面被雨水打湿，满是泥泞。接着风向变了，刮起了北风，大风带来了肆虐多日的暴雪。暴风、雨、雪，连续十四天，海面上一条船也没有，鱼暂时避过了人类，躲在宁静的大海深处，风暴无法到达的地方，到过那里的只有溺亡的人。关于溺亡的人可以讲出各种故事，至少可以说他们不会抓鱼。他们实际上什么也抓不住，除了海面泛漾的月光。整整两个星期，由于天气的原因，有时人都无法走出屋子去另一间房屋。呼号的大风抹去了四面八方的所有景物，抹去了天空、地平

线，甚至时间本身。太久了。自从修补好需要修补的，拴好鳕鱼鱼钩，放下钓线，放下与心灵和情欲有关的东西之外的一切纠缠，时间已经过了太久。会有一两个人在海滩游荡，寻找能当鱼饵的贻贝。有人利用这段时间制作东西，修补防水服，但是被束缚在岸上的日子会很长，会延伸到无尽。最容易忍耐的等待方式就是打牌，不停地打下去，只在需要上厕所时才站起来，蹒跚着走到大风里，在海滩上的礁石间解决问题。可是，有些人太懒，也可能内在不够美好，他们并不想费事走下海滩，而是直接把屎拉在屋子附近，然后在回到屋里时对看门的说：交给你一项任务，伙计！男孩就是看门的，必须把屋子周围打扫干净。他是最小的、最弱的，在摔跤比赛中谁都打不过，于是这个工作就被派给了他。生活通常就是这样的，那些不够强大的人不得不去清理别人拉的屎。

两个漫长的星期，等到天气最终好转时，世界就好像又回来了。看哪，天空就在那里，所以它是真实的、是存在的。地平线也是真实的！昨天，风暴的威力已经减弱了很多，他们能去清理登陆处的石块了。他们往下爬到那里，从两座房屋中出来了十二个人，两队船员，忙着搬开被大海抛上岸的大石头。下面的卵石让他们站不稳脚，蹭破了皮，直流血，他们在湿滑

的海边干了六个小时的活儿。这个早晨风从西方吹来，虽然不大，但是刮西风的时候常常会起浪，因此不能出海。看着海浪泛起的泡沫和远处似乎平静得适合航行的海水，真是让人感到羞愧甚至屈辱。不过，想到鳕鱼会在西风里躲起来，会消失不见，人的脾气也就平和了，而且这也为大家进城提供了很好的理由。渔民们成群结伙地离开房屋，海滩挤满了人，山边也尽是在攀爬的人。

巴尔特和男孩有时会瞥一眼前面的人群，从而调整自己的速度，离人们更远而非更近。最好就是只有他们两人结伴同行，他们要谈的独属于他们的东西太多了——诗歌、梦想，那些让人彻夜不眠的事情。

他们刚穿过“不可逾越之地”。从那里走回到渔民小屋大约需要半小时，路途中大部分是多礁石的海滩，海浪拍击着那些礁石。在下山时他们停了下来，站在高高的山坡上遥望十多公里外的远方。在峡湾的尽头，在对面的白色海滩，冰冷的蓝色大海不耐烦似的翻滚着。雪从来不会从这里彻底离开，没有哪个夏天能完全让雪消融。然而，只要是能形成海湾的地方，就会有人居住；只要是能接近大海的地方，就会有一座农场。在仲夏，农场周围的小片田野会变成绿色，浅绿色的草地延伸

到山边，黄色的蒲公英在草地中闪着光。而在东北方向更远的地方，他们看到更多的山峰耸入灰色的冬日天空：斯特兰德斯山（Strands），世界的尽头。

巴尔特放下袋子，拿出一瓶黑死酒，两人都喝了一大口。巴尔特叹了口气，把视线转向左边，直接看着大海，深深的、幽暗的大海。他丝毫没有想到世界的尽头和永恒的寒冷，而是想起了黑色的长发，它是怎样被一月初的风吹拂过她的面颊，世间最珍贵的那只手又是怎样把它捋到一边。西格瑞特，巴尔特默念着她的名字，内心颤抖了一下。男孩追随着朋友的视线，也叹了一口气。他想在人生中有所成就，学一门语言，看一看世界，读一千本书。他想寻找事物的核心，不论那是什么，他想找出是否会有核心。但是有时，在艰难的出海捕鱼结束后他会浑身僵硬酸痛，在牧场劳作十二个小时后他会又湿又冷；也有时他心事重重几乎无法振作，这时是很难思考和阅读的，那么要抵达核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
刮着西风，他们头上的天空慢慢变暗了。

他妈的。男孩脱口而出。他站在那里沉浸于自己的思绪中时，巴尔特已经开始走下山坡了。风在吹，大海在翻腾，巴尔特一心想着黑色的头发、温暖的笑声、比六月晴朗夜晚的天空



还要蓝的眼睛。他们来到了海滩上。他们爬过大块的礁石，下午越来越暗的天色压在他们的心头。他们继续前行，在最后几分钟里加快了步伐，赶在天黑之前回到了渔民小屋。

这是两间新建的带阁楼的房屋，就在高于登陆处的地方。两条长型六桨渔船倒扣在海滩上，被缆绳牢牢拴着。在房屋旁边，狭长的礁岩一直伸向海里，因此在那里上岸很容易，但是礁岩遮挡住了主要的渔民小屋，它们距离这里的行程大约是半小时。那边总共有三四十间小屋，超过一半都像他们的一样新，也盖了睡觉的阁楼，但是也有很多屋子是早先留下来的，只有一层，船员们睡觉、拴鱼饵和吃饭都在同一个地方。三四十间屋子，或许是五十间，我们已经记不清了，太多的事情都已被遗忘，被混淆：我们也已经渐渐学会信赖感觉，而非记忆。

该死的，除了广告什么都没有。巴尔特抱怨道。他们进了屋，上了阁楼，坐在床上。共有四张床、六个男人和一个管家——一个负责做饭、拿木头烧炉子、打扫卫生的女人。巴尔特和男孩头对着脚睡觉，男孩有时会说：我跟你的脚指头一起睡。